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日 知 錄

(八)

顧 炎 武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日 知 錄

(八)

顧炎武著

國學基本叢書

日知錄集釋

卷二十三

姓

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媯虞姓。出顓頊。封於陳。妣夏姓。出顓頊。封於杞。郟越。原注傳云沈媯

時無考子般姓。出高辛。封於宋。原注小戎亦子姓姬周姓。出黃帝。封於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

郟邗。皆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巴。諸國。原注戎皆姬姓任宿須句。顓

與風姓也。自太皞。秦趙梁徐。郟江黃葛麋。嬴姓也。自少皞。莒己姓。薛任姓。原注薛舒呂祝終泉舉過十國皆任

姓。南燕媯姓也。自黃帝。原注荀傳價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權芊姓。邾郕曹姓。鄆

偃陽媯姓。驪夷董姓也。自祝融。原注國語又有彭禿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原注有姜戎蓼六舒舒

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鄭瞞漆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原注國語以苾為曹姓越為芊

此與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寧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媯。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

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芊。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為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原注或曰蘇姓出于祝融

邳葛殺皆羸姓。伯益賜姓羸。秦趙徐乃其後。凡注疏家所引姓氏大抵出于世本。今其書亡不能備考。

氏族

禮記大傳正義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原注記所云冠而字之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氏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原注按此論亦多不然。詳見第一卷。卿不書族條。汝成案在第四卷。其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於。

原注戰國策甘茂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漢人則通謂之姓。然族者而殺人。不言姓而言族。可見當時未嘗以氏爲姓也。

氏族之稱。猶有存者。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原注平帝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當依表作公子寬。後更爲姬氏。公子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

稱姓之一證。

沈氏曰。大傳庶姓別于上。疏以氏族解之。然則漢人所云姓某氏者。皆以庶姓言也。

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

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卽以其氏命之爲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爲姬氏者正同。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先生原姓篇曰。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彊。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驪聲姬之於齊是也。旣卒也。稱姓冠之以諡。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

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錢氏曰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遠有代序。衆皆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殷不講。秦滅六國。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議貴之律。匹夫編戶。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高祖起於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可考。況能知其族姓所出耶。故項伯妻敬。賜姓劉氏。娥姁爲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而後世莫能改焉。

氏族相傳之說

氏族之書。所指秦漢以上者。大抵不可盡信。唐書表李氏則云。紂之時。有理徵。字德靈。爲翼隸。中吳伯。原本李廷壽。北史序傳。不知三代時無此名字。無此官爵也。表王氏則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傳記亦無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琅邪。二曰太原。皆出靈王太子晉。三曰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云舜後。原注漢書元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媯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莽敗。其族尙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

犯晉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戰國齊有王斗。王蠋。王驩。費有王順。魏有王錯。趙有王登。秦有王稽。王訖。王翦。王綰。王戊。〔原注〕過秦論有王。廖未知何國人。亦未必同出於靈王也。〔原注〕野客叢書曹子建作王仲宣諫曰流裔畢萬。漢呂向注秦有王翦。王離。漢有五侯。按王梁系畢公高之後。畢萬封于魏。後十代文侯始列爲侯。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翦離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注引爲一。誤矣。故新莽以姚媯陳田王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訴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韓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卻有斟酌。

竇氏古無所考。類族者不得其本。見左傳有后緡方娠。逃出自竇之文。卽爲之說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竇。奔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爲竇氏。〔原注〕唐書宰相世系表。此與王莽引易伏戎于莽。升

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何以異哉。乃韓文公作竇牟墓志。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亦用此事。竊意古地以竇名者甚多。必是以地爲氏。路史曰。余嘗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爲之曲說。至有棄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正謂若此之類也。

漢時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云。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于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

于沛。而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冑稷允周。則又姬姓之後。以國爲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禪管文。亦稱我皇祖有虞氏。則又不知其何所據。原注宋書符瑞志。載博士蘇林董巴言。但秋世家。魏志。蔣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况於士大夫乎。

程氏出程伯休父。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其後爲司馬氏。原注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甫。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

氏。而左傳成十八年。管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注。程滑。管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鄭嬖於公。注。鄭亦荀

氏宗。此則管之程氏。乃荀氏之別。不與休甫同出。今旣祖休甫。又祖程嬰。則誤矣。原注路史以荀爲文王

其族出于司馬。而又曰。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則程又與趙同祖。朱子曰。子華子近世僞書。今或引其說。以證姓氏之所從出。則誣其祖矣。又按莊子及呂氏春秋。子華子韓昭釐侯時人。非孔子所見之程子。

沈氏宋書。沈約自序。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原注汝南去汾州甚遠。春秋

之時。列于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皆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按沈妣蓐黃四國。

皆在汾水之上。爲管所滅。原注左氏昭公元年傳。曰。今晉主汾而滅之矣。黃非江人。黃人之黃。則沈亦非沈子嘉之沈。休文乃竝

列而合之。爲一誤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暉叔季。食采於沈。汝南平輿沈亭。

即其地也。此爲得之。

原注又按魯有沈猶氏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曾子弟子沈猶行是以地爲姓漢書景帝封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

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

百四十八年曾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

原注唐宰相世系表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之子尤誤。

楊氏漢書揚

原注從于

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

原注左傳

因氏焉楊在河汾之

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逼楊侯楊侯逃於

楚巫山因家焉此誤以楊侯與楊食我爲一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尙父封

爲楊侯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

原注左傳正義引世族譜云羊舌其所食邑名

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羊舌

四族叔向食采楊氏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

孫氏曰按漢書雄本傳據其自序出于晉之楊侯而廣韻楊字注又姓出宏農天水二望白周楊侯後并于晉因爲氏也

其揚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從木之楊姓無从于之揚姓矣或譌修家子雲一語謂德祖自素其譜牒者蓋失于不考杜子美壯遊詩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楊謂班固楊雄也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子美亦

以子雲之姓从木矣

及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用修據此以楊陽揚羊四姓爲一尤誤

按楊城卽今之洪洞縣本楊侯國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

原注襄二

十九年而子雲反離騷亦云

有周氏之嬋媯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諫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不知其字何以爲揚及其滅於晉而

爲大夫羊舌氏邑則食我始見於傳而楊朱與老子同時又非羊舌之族也陽氏則以國爲氏以邑爲氏

皆不可知。

原注胡三省曰春秋閔公二年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爲氏。又按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是邑名。

昔有陽處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

陽句魯之陽虎。

原注管子弟子有陽膚。

非一陽也。宋之羊斟邾之羊羅非一羊也。安得謂陽爲平陽。羊爲羊舌而竝

附之叔向乎。

段氏後漢書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

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原注唐書世系表封於段爲干木大夫謬。

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

段干朋。

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按褚師乃官名不

獨宋有此官鄭亦有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是也。衛亦有褚師聲子。

楊氏曰宰相世系表成于呂夏卿蓋據當

時譜牒爲言然甚多紕繆如以陳餘爲嬰之子尤非。

賀氏晉書賀循傳曰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

父

原注清河王慶

諱改爲賀氏宋史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乃慶湖也。

原注見鑄本傳然史卽疑之按

古但有以王父字爲氏無以名爲氏者慶忌名也不得爲氏而鏡湖本名鑑湖慶古音羌聲不若齊

之慶氏居吳朱方見於左傳後人以慶封有弑君之惡諱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馬華孫遠矣。

原注水經

注有賀臺越人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苟欲求越國之故何不取之於賀臺而必取之於鏡湖又改鏡而爲慶邪。

刀氏〔原注〕復古編云作才非姓譜以爲齊大夫豎刀之後。胡三省曰：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愚按古書刀與貂通。齊襄王時有貂勃。〔錢氏曰〕荀子鑣母刀父。朱子云：刀父未詳竊疑即齊豎刀。刀有貂音。後別作刁。寇氏姓譜出自武王弟康叔爲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爲衛國之祖，必無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衛之司寇。左傳哀二十五年有司寇亥，卽寇氏之祖也。檀弓有司寇惠子。

孔顏孟三氏

今之顏氏皆云竟國之裔。考仲尼弟子列傳有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而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此六人與讎、由皆無後乎。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春秋齊有孔廸、衛有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此五族者皆無後乎。且夫子出於宋爲子姓，而鄭姬姓、陳媯姓、衛媯姓。〔原注〕哀十一年孔媯。一乎。〔原注〕史記貨殖

〔原注〕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平準。書孔僅南陽大冶。

顏魯公作家廟碑云：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郕，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按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嚳聲姬。注曰：顏嚳皆姬母姓。〔原注〕皆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原注〕姪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爲族。其出於邾之說，本自罔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莒之犁比公，豈必爲犁彌之祖乎。〔原注〕公羊傳謂邾婁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周天子誅顏而反孝公于魯，非隱公所盟之儀父，不知何取於若人，而以之爲祖。〔桂氏曰〕孔廟韓敕修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在尼山。漢爲昌平亭，今猶稱其地爲魯顏魯顏者。

別於顏也。漢書人表有顏。卽廣韻所稱名夷字顏者。世本顏居鄉。肥徙鄉。宋仲子注云。顏別封小。子肥于鄉。爲附庸。未爵命。故莊五年。書鄭犂來朝。犂來肥之曾孫。其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始命爲小。顏氏家廟碑。夷下衍甫字。

春秋時以孟爲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輿。前代亦未之有也。魏書孟表濟北蛇丘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原注古時孟姓亦或與芒通。史記秦本紀擊芒卯華陽索。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隱引譙周云孟卯也。淮南子孟卯注。引戰國策曰芒卯也。方盛欲以僞滅真。害宜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真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然則今之以孔姓而濫通譜牒者。可以戒矣。

仲氏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託基於帝堯之陵。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顏曾孟之例。而求爲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楊氏曰。以詩有仲山甫。祖齊之言而云然。

以國爲氏

古人之氏或以諡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無以國爲氏者其出奔他國然後以本國爲氏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鄴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允也

今人姓同於國者多自云以國爲氏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后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惡而非齊國之齊左氏史記其最著明者矣

原注秦蓋父非秦國之秦狄慶彌非狄人之狄

姓氏書

姚寬西溪叢語曰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職相高沿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媯姓子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次其所從來以及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二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無所考者別爲一帙

原注略舉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雜改姓第七無徵第八

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

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

趙氏曰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

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莫繫世辨昭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興焉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宋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劉湛又撰百家譜而弼所撰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梁武因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

通譜

同姓通族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楊氏曰勒以石爲姓本無所授以樸爲宗室蓋以其舊族而附之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國也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劔四人竝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宏正傳諂附王偉與周石珍原注建康之斷隸也合族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旣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同姓通譜不知於史傳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鄰而各自爲族者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書崔玄伯傳崔寬自隴右

通欵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北史杜銓傳。初密太后杜氏。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召見銓。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南史韋鼎傳。陳亡入隋。時吏部尙書韋世康。兄弟顯貴。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親族。豈忘本也。尙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近日同姓通譜。最爲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爲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爲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於官。使諳悉古今者。爲之考定。歲終以達禮部。而類奏行之。其不請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錢氏曰。此亦迂闊之論。古之姓氏。有專官掌之。國語曰。始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謂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內宗外宗。今日姓氏昏姻二事。似宜專設一官。方得教民之本。楊氏曰。此說近迂。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言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

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原注〕豆冊府元龜長與初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大理寺斷罪當大辟。以遇恩赦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諱。傳於同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後。如有此弊。傳者受者。竝當極法。今則因無蔭叙。遂弛禁防。五十年來。通譜之俗。遍於天下。自非明物察倫之主。亟爲澄別。則滔滔之勢。將不可反矣。

唐朝以前。最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後。劉庫仁。柳城李氏。世爲契丹酋長。營州王氏。本高麗之類。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言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傳。言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則杜與唐爲兄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則杜與劉爲兄弟矣。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原注〕容齋三筆引孫愰唐韻曰。韓滅。子弟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按詩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言戍甫。三章言戍許。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旣重章以

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原注〕史記

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陸賈傳。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索隱曰。案章昭云。秦伯駘後。與趙同出豷廩。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漢書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焉。章昭曰。

趙秦之別氏南越傳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卽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淮南子亦稱秦始皇爲趙政三國志陳思王上疏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文選王融策秀才文訪遊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李善注引韓非子所載趙董闕于事而云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又左思魏都賦二嬴之所曾聆李善注秦穆公趙簡子史記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曰二嬴也崧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今人之於同姓幾無不通譜何不更廣之於異姓而以子美退之爲例也

李華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云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初宰相盧杞京兆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

元吳澂送何友道遊萍鄉序云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展而爲柳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爲何氏不同而姓同

宋邵伯溫聞見錄云司馬溫公一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秀才旣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

二字姓改一字

古時以二字姓改爲一字者如馬宮本姓馬矢改爲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

鍾離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見之史冊。不過一二。自洪武元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國所自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此。且如孫氏有二。衛之良夫。楚之叔敖。竝見於春秋。而公孫叔孫長孫士孫王孫之類。今皆去而爲孫。與二國之孫。合而爲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母丘母將之類。則去而爲母。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類。原注唐玄宗御注孝經碑末。有司徒巨源。李邕娑婆樹碑末。有司徒元簡。宋開寶商中宗廟碑翰林待詔司徒儼書。宋史趙逢傳。有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翊則去而爲司。司馬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者。惟溫公之後。所以然者。蓋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爲之條理。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然胡姓之改。不始於是時。唐書阿史那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拔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靜修古里氏名字序云。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則固已尤之矣。原注肅宗上元二年

詔氏姓與俗諱。及隱疾同聲者。宜改與本俟望所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五月戊戌。禁女直人毋得混爲漢姓。今完顏氏皆去完而爲顏。惟曲阜不敢冒兗國之姓。特稱完氏。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尤如僞。尙未之錄。原注

廣韻。僞字下注。云齊大夫名。今訪之尤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尤虎高琪之後。原注土人呼尤爲張一反。按金史

蓋二字改爲一字者。而撰姓之時。尙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竝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氏族。

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國人更之爲胡姓。〔原注〕元時有此俗。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

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昏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

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爲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

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可謂正大簡

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原注〕北音讀霍如火。蓋亦做漢武賜日磾姓名

之意。然漢武取義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

之後無別矣。况其時又多不奉旨。而自爲姓者。其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

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宜令復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累累。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不防。至永樂元年

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尙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

勘合。給賜姓氏。〔原注〕按洪武中勘合賜姓實錄不載。惟十六年二月。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降。賜姓名李觀。又宣宗實錄。丑閏洪武二十一年。來歸。賜姓名李賢。從之。三年七月

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偷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而華宗上姓。與旂裘之種

相亂。惜乎當日之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使舉籍蕃人之來歸者。賜以漢姓。所無

不妨如拓跋字文之類。二字爲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遠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曠代之盛舉哉。

北方門族

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近將萬室。北史薛允傳。爲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豈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此又風俗之敝。自金元以來。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

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旣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按是時太后方封呂氏。故平以姊子冒呂姓而封耳。唐書天后紀。聖曆二年臘月。賜皇太子^{〔原注〕}中宗。姓武氏。然則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與。

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許榮上疏言。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賊獲之徒。無鄉邑品第。是知冒母爲姓。皆人倫之所鄙賤。然亦有帝子而稱母姓者。如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之類。則以其失位而名之也。

〔原注〕外戚傳上憐許太子
蚤失母蓋霍后時人稱之。

呂平以太后姊長姁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原注〕夏侯嬰傳曾孫頌尙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史記灌夫傳父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此冒外祖母姓

張孟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大宛傳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注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

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此冒主姓之始。〔原注〕新唐書元載父景昇爲曹王明妃元氏掌田租請于妃冒爲元氏

先生答毛錦銜書曰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

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謚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鄆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

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

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兩姓

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沈氏曰〕晉祖筆

記云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也。皆舉第二字言之。是古人國名。亦有止稱一字者矣。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穀梁傳作蔡侯東出奔楚。乃爲之說曰。東者東國也。原注。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然則以削其一名爲貶也。原注。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杜氏注。何忌。不言何。闕文。

王莽孫宗得罪自殺。復其本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是又以增其一名爲貶也。

班固幽通賦。發遠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宏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郤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岳爲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馬泚督誅云。齊萬。時闕。震驚台司。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耶。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楊氏曰。征或王字之訛。

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賈。原注。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原注。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翦截名字之祖。

文中竝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管嬰不及管仲。嬰晏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周勃。魏

魏其侯竇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杜欽傳覽宗宣之饗國章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樂傳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漢序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柴柴高穎穎考叔也。夏侯湛張平子碑云同貫宰貢。宰宰我。貢子貢也。風俗通清擬夷叔。卻正釋譏。編夷叔之高懟。傅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預遺令南觀伊雒。北望夷叔。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太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謂伯夷史魚。陶潛讀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嬰公孫杵。曰新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巢是隱太子巢刺王。一諡一爵。

古人諡止稱一字

古人諡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叡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晉趙獻文子。止稱文子。原注。禮弓晉獻文子成室注。謂晉君獻之。廬陵胡氏曰。或趙武諡獻文爾。魏惠成王。止稱惠王。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王。莊襄王。止稱莊王。韓昭釐侯。止稱昭侯。宣惠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襄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稱人或字或爵

顏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獨字。以嫌於夫子也。樊鄴絳灌。三人皆姓。而勃獨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原注。份陰

侯昌隆盧侯寵魏其侯定郟成侯縶高景侯成博陽侯聚皆周姓顏師古引楚漢春秋謂別有一人名絳灌者非

史記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蓼侯孔聚也費將軍費侯陳賀也費獨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原注博陽侯縶曲逆侯平堂邑侯嬰陽夏侯繇棘蒲侯武河陽侯涓高胡侯夫乞復陽侯胥蕞侯錯猗氏侯邈龍侯畧紀信侯倉皆陳姓

子孫稱祖父字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原注木子曰古人未嘗諱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尙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

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濟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

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已祧不諱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竝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文

宗見爲天子。依古卒哭乃諱。〔原注〕鄭氏曲禮注曰：生者不相辟名。〔錢氏曰〕唐人避上諱，如韋懷太子注後位，後改名昂，故石經不避涵字。亭林失記文宗改，正在高宗御極之日，初無卒哭乃諱之例也。文宗本名涵，卽名一節，乃有卒哭而諱之說，疑誤後學，不可不正。故御名亦不缺。

韓退之辯諱，本爲二名嫌名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卻犯正諱。蓋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宏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諱辯篇中，似不當用。〔楊氏曰〕韓公諱治字耳，豈謂唐諱乎。

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歷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于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觸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原注〕載又

詩：盈盈一水間。〔原注〕載玉臺新詠。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原注〕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汝成案：公羊注：言于齊者，盈諱文，此誤衍孫字。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冊文內有基字，是元宗

廟諱，尋常詔敕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爲宗字。

宋史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謝肇淪曰：宋真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楊氏曰〕匡字不諱者，不偏諱之義，然宋人皆諱匡爲

康錢氏曰此說未確在杭蓋未見宋板朱文公書也寧宗時亦未嘗祀真廟

崇禎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泉注觀漢宣帝之詔知當時已避天子之名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不諱錢氏曰明季刻本書太常寺作太嘗常熟作嘗熟汲古閣十三經於由字皆作由則上一字亦有迴避者

皇太子名不諱

冊府元龜唐王紹爲兵部尙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時爲廣陵王順宗卽位將冊爲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原注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咸寧中議除此制擊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於稱臣詔令依舊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爲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

三國志注言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問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萬歷中年往往有借國本之名而以爲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爲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尙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猶尙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

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則方慶之言，蓋有爲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令迴避。蓋失之不考古也。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煊，以避皇太子名，改

名世壽。而光宗錢氏曰爲太子，河南府錢氏曰及商州屬縣洛陽縣，洛陽縣並未嘗改。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凡啓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上之義，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體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經題內，維周之楨，楨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考官俱罰俸一月。

二名不偏諱

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諱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旣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原注：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連者，並不諱。至元宗始諱之，然永徽初已改民部爲戶部，而李世

勳已去世字單稱勳矣。又按隋書修於太宗時，而中間多有改世爲代，改民爲人者。此唐人偏諱之始。然亦有不盡然者。經籍志四民月令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民字，是亦漢書注所云史駁文者也。華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并其本文而改之者。如胡廣傳詩美先人，詢于芻蕘之類。圖氏曰：按吾邑晉祠有唐太宗御製碑，碑陰載當日從行諸臣姓名，內有李勳已去世字，是唐太宗在日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此段可補史傳之闕。

後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勅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况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於人上，祇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嫌名

衛桓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爲諡。

韓文公諱辯，言不諱滂，勢秉機。乃玄宗御刪定禮記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爲蜃，曰野雞始雛，則諱雉。以與

治同音也。王氏曰：嫌名之諱，蓋始于隋。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李林甫序曰：璿樞王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

賜曲江宴詩，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則諱機。以與基同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則諱

秉。以與炳同音也。又如武后父諱十襲，而孫處約改名茂道。韋仁約改名思謙。睿宗諱旦，而張仁亶改名

仁愿。元宗諱隆基，而劉知幾改名子元。箕州改名儀州。原注：即今遼州。德宗諱适，而括州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

闕訟律改爲闕競。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旣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懿宗以南詔會龍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退之所言。亦未爲定論也。

唐自中葉以後。卽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爲紕繆。而賈曾傳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懿宗紀則曰。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閒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當諱也。雷氏曰。後代詔諱。古禮盡廢。始而爲君諱。後則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戚諱。且爲執政者諱矣。

冊府元龜。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準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內園院郝景全事奏。狀內訟字。音與廟諱同。奉敕罰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罰俸。屈與不屈。不合有言。而事關理體。若便隱默。恐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準敕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語。臣狀中具有準敕字。非臣自譏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疏云。謂聲同而字異。注疏重複。至易分曉。伏維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踰大舜。豈自發制敕。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禮律。以爲無妨耳。卽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使成訛弊。趙充國爲將。不

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敕命有誤也。願陛下留意察納。別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敕免所罰。

南唐元宗初名璟。避周信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

按嫌名之有諱。在漢末之閒。首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室戶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邽縣。犯太祖諱。改爲上封。魏太祖名珪。

宋代制於嫌名字皆避之。禮部韻略。凡與廟韓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諱匡胤。七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管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倣此。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故爲姤。作故爲遇。避高宗嫌名也。〔原注〕宋板書貞字完字。多是缺筆。貞音同禎。仁宗諱完音。同桓。欽宗諱雍。錄以貞女樹爲正女木。樹音同曙。英宗諱。豈不聞顏氏家訓所示。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者乎。〔原注〕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蓋亦倣宋制也。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以諱改年號

唐中宗諱顯。玄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

明改宋明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原注〕杜氏通典釋法明避天竺

前代諱

孟蜀所刻石經。〔錢氏曰〕孟蜀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南漢劉

巖尊其父謙爲代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譚伏羲女媧廟碑。民珉二字

咸平六年孫冲序絳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原注〕予至西安見宋

篆書目錄。偏旁字源序。立於文宣王廟者。稱長安爲故都。而唐字跳行。益歎昔人之厚。其時唐之亡已九十三年矣。

楊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韋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

猶避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爲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原注〕

應劭作風俗通。有諱舊君之議。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刺迪爲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問中題頭及空處。竝存其

舊。以見當時忠上之意。〔原注〕如宋德隆盛之類。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歷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

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末注。蘇氏曰。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

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之見。與前人

相去豈不遠哉。

名父名君名祖

金縢周公之祝辭曰。惟爾玄孫某。左傳。荀偃濟河而禱。稱曾臣彪名君也。原注。淮南子曰。祝則名君。左傳。楚子圍宋。申犀見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名父也。華耦來盟。稱君之先臣督。欒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厲名祖若父也。

弟子名師

論語。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是弟子而名師也。

同輩稱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爽。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爲諱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原注。子貢曰。仲尼日月也。魏鶴山云。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

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韉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舊唐書韓愈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近者均子鏐。還省父。愈爲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此則面呼人名之字。又不可以常儕論矣。

自稱字

漢書注。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宏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此自稱字之始也。楊氏曰。鼎是小字。隱居并非字。

東觀餘論言。古人或有自稱字者。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云。誠懸呈。今按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衢州書。稱叔敬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搏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

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張洗濟瀆廟祭器幣物銘。濯纓不才。謬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稱其字。

自稱其字。不始於漢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楊氏曰】徐孝穆答周處士書。不著名字。但曰徐君白。

人主呼人臣字

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原注】張良字。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原注】竇嬰字。

可以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不呼名。南史。梁蔡撝爲吏部尙書侍中。武帝嘗設大臣麩。撝在坐。帝頻呼姓名。撝竟不答。食麩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尙書。撝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原注】文選。范雲表稱。乃祖元平。李善注。引晉中興書。范

又南朝人如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謝景仁。北朝人如蕭世怡。李元操之輩。名犯帝諱。卽以字行。不復更名。【原注】宋褚叔度。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以字行。通鑑。大同二年。時人

齊祖珽對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頤答豫章王啓。自稱祖濬。王貞答齊王暕啓。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竝以字爲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闊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話錄。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錢氏曰】文宗名昂。而裴不知。故

柳目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兩名

禮記正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原注〕公羊傳春秋以仲孫何忌為仲孫忌魏曼

本無稽後人信之者惟王莽耳〔汝成案〕由禮二名不偏諱則古人何嘗有二名之禁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名為居是為

二名〔惠氏曰〕左氏義是也許慎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原注〕白虎通古人之名或兼

用左氏說今按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不止楚平王如晉文侯名仇而書云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

書弑其君虔于乾谿趙簡子名鞅而鐵之戰自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設一名緡字容又字括蜚廉石棺銘

自稱處父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賈誼傳梁王勝注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為有

兩名

假名甲乙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

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原注〕孟嘗君傳田甲

任安傳某子甲何為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

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猶言某甲〔原注〕文選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令今遺某位某甲等

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
意譏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時實有
趙堯然非謁者

蜀漢費禕作甲乙論設爲二人之辭

原注世說云黃初中有甲乙疑論

晉人文字每多祖此虛設甲乙中書令張華造甲

乙之間云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議以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
爲戊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而關尹子云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
關尹子亦魏晉間人所造之書也

先秦以上卽有以甲乙爲彼此之辭者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

以姓取名

古人取名連姓爲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
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魏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
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謔也原注靖邊庭亦見宋史田欽祚傳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原注唐書魏書傳鏡新磨原注五代史伶

官維衣輕伶官傳

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

以來然矣

以父名子

左傳成十六年。潘尪之黨。潘尪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申鮮虞之子名傅摯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原注小牢饋食禮同。亦此類也。原注史記太史公白

吳。馮乃劉仲之子。稱爲厥馮。

以夫名妻

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漢書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原注蘇林曰。字君力。爲司馬氏婦。南齊書。周盤寵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兼舉名字

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孟明視之類。已於左傳見之。原文舉陶庭堅亦一人兩稱。若駢儷之文。必無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見者。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勳。京師皆一人而兼舉其名字也。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亂隱居。光武卽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譏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孫氏曰。嚴九能云。左傳長狄。如此兄弟排行之始。錢廣伯云。蔡中郎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袁子懿達。仁達亦東漢人二名而兄弟排行也。

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衛瓘衛玠之流。踵之而出矣。原注。陳球傳。二子瑤璠。瑤弟。子珪。若取偏旁。

又不當與父同也。謝氏曰。按晉書玠乃璠之孫。非弟也。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

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爲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蹤二起於吳白。蓋做此稱。

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

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漢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至唐時尤多。

藩鎮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載義辭。未有字之比。爾史家例以爲字。非也。且其文不可省乎。

楊氏曰。楊燕奇字燕奇。昌黎公亦云。又曰。緒承嗣子濟。忬之子。宦達數世。豈可云起家軍伍。未曾立字乎。古有兩名而一字者。鄭當時字莊。顏之推字介。豈可謂非字乎。汝成案。兩名而一字者。如仲尼弟子顏之僕字叔任。不齊字選。固不自漢人始矣。

變姓名

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鴻適齊。姓運。期名耀。錢氏曰。梁鴻以避禍更姓名。

生而曰諱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觀。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穎言。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束皙勸農賦。塲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隳所領。注列名諱。原注。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李善注。謚者號也。號而曰謚。猶之名而曰諱者矣。沈氏曰。香祖筆記亦云。吳楚材。張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

生稱諡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諡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原注公羊傳注。諡者傳家所加。今按傳記中。此例尙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虢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戰國策。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史記秦本紀。晉文公夫人請曰。繆公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楚世家。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隨入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齊潛王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鄭世家。莊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趙世家。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原注趙文。子名武。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韓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吳起傳。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仲居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魯仲連傳。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竇太后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三王世家。公戶滿意謂燕王曰。今昭帝始立。錢氏曰。史記不如左氏傳處。此亦其一。又曰。班史本紀之例。諸侯王薨。書名不書諡。而惠二年。齊悼惠王來朝。則生而諡之矣。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成王之爲叔父。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繆公交。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

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衛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竝是生時不合稱諡又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孔子歿時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爲辭也。自東京以下卽無此語文益謹而格卑矣。錢氏曰此是後人勝于古人者實始于左氏傳石磻曰陳桓公方有諡于王是也經典明文尙不免此病其他諸子雜記尙多不可枚舉耳楊氏曰闕止字子我與宰子字同陳恆闕止相憎乃使先儒受譏甚矣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王公爲君

稱周文王爲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獵呂尙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漢張衡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絳羊之裘又云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稱宋文公爲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鮑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智稱齊莊公爲莊君。墨子昔者齊莊君之時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稱齊景公爲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旣沒景君歎稱宋襄公爲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館詩襄君初建國稱宋元公爲元君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

卷二十四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闕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原注文武成康僅四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原注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孫氏曰。按書之藝祖。卽禮記王制尙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禘也。藝禘聲相近。釋文云。藝魚世反。馬王云。禘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禘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注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元宗開元十一年。幸並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甯。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武劍。作鎮金

門元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是以元宗爲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爲烈祖。太宗爲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原注唐元稹行斐度制曰。佑我靈考。爲唐神宗。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今按魏泰東軒筆錄。稱太祖太宗爲藝祖神宗。

左傳哀二年。衛太子伋曰。曾孫劓。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冲帝

幼主謂之冲帝。水經注。漢冲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整屋芒竹。以孺子嬰爲冲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伯兮。叔兮。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原注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胙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從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卽爲族。族非疎遠之稱。原注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原注梁書夏侯璽傳。宗人夏侯滋爲

衡陽內史辭曰。夏侍御座。高祖謂夏曰。夏侯溢於卿疏近。應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夏已疏。乃曰。卿伶人。好不辨族。從夏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原注馬融王肅以爲討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討之庶兄。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注

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疏曰。親指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

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况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

兄。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長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詩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琬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刻傳。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爲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錢氏曰。唐書云。云然則唐時以哥爲君父之稱矣。趙氏曰。攷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玄宗與甯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爲七哥。三司使孔謙。兄事伶人景進。呼進爲八哥。此亦稱兄長也。王荆公謂秀曰。大哥趙善湘語子范曰。三哥甚有福。三哥謂第三子。此父之稱子也。蓋古人又以哥爲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又宋欽宗臥太后車前。曰傳語九哥。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弟也。顧氏之議。毋亦狃于吳中習俗。而未考哥之有是異稱也。楊氏曰。北齊諸王稱母曰姊。玄宗與寧

王憲書稱大哥。〔原注〕又有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詩。

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梁氏曰〕史記淮南王傳常謂上大兄文帝行非第一而稱大者蓋大乃天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則元宗稱寧王之例。

妻子

今人謂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錢氏曰〕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原注〕史記高祖紀高祖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

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原注〕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檀。此又是不能悉數之辭。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冲人。不叩自恤。言予又言叩。詩。豈不爾受。旣其女遷。言爾又

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命。原注今監

本脫而字。依石經補。

言爾又言而女畏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言汝又

言而詩。王子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又言公。原注范甯解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

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烏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后稷也。爲韓媪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媪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楊氏曰其未崩斃而稱讖者與此一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卽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卽太也。旣安且甯。安卽甯也。旣庶且多。庶卽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尙卽猶也。周其有顓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卽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卽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原注晉書后妃傳序亦云。爰自夏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

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后名。原注以太姒爲后。妃乃後人之論。而詩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

妻。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后緡方

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爲后者。原注如泰姬大衆。及內則稱后王。有以妃爲后者。

難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原注周禮量人注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易疏凡象稱

先王者唯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羣后誓于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

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允征之篇。亦稱允后。康王作畢命曰。三

后協心。同底於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爲后者。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

則。桂陽太守周愷銘云。懿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僥倖之運。賴茲應后。蘭亭宴

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允征。允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爲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原注】唐沈既濟議云。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土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罔若人者之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紃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禴祠丞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爲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錢氏曰】祭公諫穆王。昔我先王世后稷。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奏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原注】秦本紀。昭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而復去之。文王武王。獨稱先帝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楊氏曰】等之非也。蓋云諸侯諸王也。不先王取便文。有公不書。而王言之。王貴也。春秋之吳楚。則以子通于諸侯。

君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原注】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楚鬬廉語屈瑕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襄二十五年。

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原注】文十年。楚范巫番似謂成王與子玉至家。子四曰。三君皆強將死。並二臣通謂之君。

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愍使

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

之命是也。【原注】猶鄭伯有之。臣稱伯有爲吾公。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

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原注】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

君。周禮調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閻氏曰】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緇衣與琴。爲築倉廩。子牛羊。是時舜

已爲諸侯。故曰都君。非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奉而爲君。以主一國。觀泰伯之在荆蠻可見。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爲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爲君。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

其父爲君。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舅爲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

沒。則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爲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原注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

仕於公曰主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閻氏曰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

言稱主君之尊蓋一指魏文侯一指魏惠王也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隆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

正朔自貶其號若劉玄德蜀謚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爲安樂公自可卽以本封爲號陳

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原注三國志載鍾會檄蜀將七吏民稱昭烈爲益州先

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爲不常况改漢爲蜀亦出壽筆原注黃

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楊氏曰魏以蜀爲漢則言不順故謂爲蜀也當時

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爲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詩中使稱蜀主殊非知

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元列傳以爲東觀秉筆容或詔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

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爲先主矣。原注綱目亦書帝禪爲後主姚燧深以爲非見元史傳

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改爲先主耳。原注杜徵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

之理是後人所改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昭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原注記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爲至尊之稱。原注許善心以陳臣入隋。宇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召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閻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爲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潛王。齊人謂齊潛王。孟嘗君舍人謂衛君。張丐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閣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干陁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閣下

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原注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

受其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為史官與監

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原注晉左思

何遜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

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

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原注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俎言閣夾室也以板為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原注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

正義天子之閣于夾室左右各五諸侯於房五大夫亦于夾室三蓋古人置此以度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為樓觀之

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原注三輔黃圖云皆蕭何造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為登眺游覽之所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

注重坐閣者門旁小戶也原注說文董賢傳與孔光竝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警戒因設館於其旁

即謂之閣漢書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原注古人坐以東向為尊避當庭門而引

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原注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故蕭望之傳言自

引出閣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閣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

壽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原注殿延年傳母閉閣不朱博傳

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倣之。以宣政為前殿。紫宸為

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閣門而入。百官侯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謂之入閣。原注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閣右曰西上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閣謂之閣原注闔即門也故金

詩既通金闔籍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闔闔師古曰闔闔內中小門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爲闔闔之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爲稱。原注後漢書曹大

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

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閣。原注宋書百官志黃閣上簿省錄衆事鄧曉傳太宗定亂進子助車騎今代

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

爲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

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秘書丞。嘗以公

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沈氏曰移抄本作儀推使常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

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原注魏張閣字子竇唐書職官志。光宅

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原注李肇國史補宰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八閣老詩云。扈從登黃閣。因學紀問曰。給事中屬

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爲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唐書楊綰傳故事舍人年久者

爲閣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此入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

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合注，相謂三公。相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原注：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儲子爲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沈氏曰：漢書相國丞相皆秦官，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原注：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被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傳說爲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原注：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子產爲鄭國相，傳止言執政。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君以我爲相。梁氏曰：輩欲求爲太宰。史公易稱相太宰，元天官之長，然宋太宰亞於司寇，楚鄭太宰又非正卿，則太宰不定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原注：論語：今由與求也。相魯。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

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為小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
 儻相之相為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原注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
 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者。立一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
 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徒。小司寇。今夫子為司空者。為小司寇也。從小司寇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
 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按左傳隱二年。司空無駭。杜氏注。魯
 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然則臧紇為司寇。亦小司寇也。朱子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誤。梁氏曰。春秋侯
 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即魯三家之外。有東門氏。臧氏。叔氏。宣成時。同在卿列。則亦儼然六卿矣。臧宣叔
 武仲。皆以世卿為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寇職乎。昭定以後。臧氏替而以孔子居之。亦事理所有。史云大司
 寇。別於小司寇之下。大夫也。毛氏經問。謂夫子由小卿。司空。進大司寇。良是。又曰。誤非始史公。晏子春秋
 外篇。孔子聖相。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遂有孔子為相國之說。而經史問
 答。六力辨孔子以卿當國。余未敢以為然。又韓子外儲說左。言孔子相衛。尤妄。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
 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
 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原注盜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
 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
 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

穰苴傳。景公以爲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爲官名矣。汝成案。衛將軍衛字衍。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錢氏曰。西漢丞相封侯。東京三公不封侯者甚多。曹操始稱相王。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卽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爲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虞。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龔虞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尙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虞業維縱。卽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枸爲縣也。

捷業如鋸齒。或白晝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竝謂此也。〔原注〕宋徐爰誤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原注〕爾雅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略。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卽此二字。〔原注〕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訥練爭。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原注〕雜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還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垆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繇中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原注〕亦有無官而得入者。如李白是也。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

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爲舉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原注〕參取新舊二志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

其時尚未置也。〔陸氏曰〕士子登高第者入翰林不數年坐致館閣爲諸相地當即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姚刑部曰〕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

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異今獨謂御史爲言

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知其一而失其一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可不知近臣之職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者。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筴今之人

不以爲其職。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以盡職爲出位。孰肯爲盡職者。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原注〕職官志陸贄與吳通元有隙。乃言承平時工

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原注〕通元傳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

穎。劉烜。貞元末。奕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奕王倚。興唐觀道士孫準

竝待詔翰林。〔原注〕小說元宗時有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

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充食者四十二人。〔原注〕順宗紀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

官。翰林待詔伎術官。並總監諸色職掌內充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原注〕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

矣。趙璘因話錄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且待

別日。〔原注〕雍錄曰。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

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

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之地。凡善格五者。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例也。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譔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上伏願采芻蕘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爲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原注當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廕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謔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原注〕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廩贖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尙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塲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爲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原注〕猶近日天啟末之添注京堂，以至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原注〕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又將千人。册府元龜：李嶠章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一千餘員。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

玄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今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孫氏曰：副郎俗稱也，不宜沿用。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當。孫定制之初，省去郎字，單稱員外，蓋外郎無員，而此則有員也。主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子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爲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爲之。尚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原注：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副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元載傳：大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濛收載及王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清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熊並收禁。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

有九人。〔原注〕魏仁浦傳。自樞密院小史遷兵房主事。楊億傳。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是在前代。皆掾史。簿王太沖爲大理丞評事。億以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沖補外。是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倣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勘。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爲要職。〔楊氏曰〕三十年看儒書云云。卽溫語。非時人語也。豈邪公誤耶。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鑿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人謂醫爲衙推。〔原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爲節度衙推。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著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以後父劉叟以醫卜爲業。后方晝寢。繼岌造其臥內。自卜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稱劉衙推訪女。卜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舊唐書音樂志。隋末河內有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

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原注：王智興爲徐州門子，沈氏曰：周禮左傳國語所稱門子，並卿大夫適子之稱。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爲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原注：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原注：袁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爲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又云。十人爲火。五火爲團。則直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

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舍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舍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西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原注。今本作樓羅。鶴林玉露。樓羅俗言猾也。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管

書閣續傳薦白衣南安朱冲可爲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宏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趙修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清波雜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皂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原注杜麻鞋見天子然則深衣亦用白子美詩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原注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

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謂王鉞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爲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尙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竝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臺厮養無不稱之矣。原注章聖傳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玄宗行第三以天子而謂之三郎亦唐人之輕薄也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爲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鄧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

授之門生乎

汝成案自門生之名冒弟子之實于是贊執上官論丐國士以速援引用博聲稱賄諂顯行名曰親厚纂述微聞詔云津逮曠廢職業恣為耀譎浮薄之風莫斯陋矣至於鄉里小兒略

涉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組綬下吏密通款曲偶值勢衰轉讓彼其援郅原以自解幸景桓之未錄首鼠兩端出處一轍恬不知怪抑又甚焉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昌黎云聖人無常師公卿文學可弗

歛慎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

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

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

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錢氏曰晉書周顛傳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

狼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王清與募工始下插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

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

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

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原

陳書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顏氏家訓亦以門生僮僕並稱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

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完賤可知矣錢氏曰琛以宗人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頭同席坐坐遣出免中正梁傳昭不蓄私門生蓋所以矯

時人之弊乎趙氏曰觀六朝所稱門生不過如儻從之類非受業弟子也然富人家子弟多有爲之者蓋其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財賄

以爲之者。陸慧曉爲吏部尙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兩門生。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可以見當日規制也。顧氏謂其非在官之人。則未知門生有可入仕之路。亦不得謂非在官人也。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闔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闔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錢氏曰。漢時郡國守相稱府君。亦稱明府。

官人

商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原注。刺客傳。聶政稱臣。仲子亦稱臣。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原注。西都賦。李周翰注。臣者。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原注。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

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梁氏曰。此侯罪狀。史漢表皆同。

中間有脫文。必不因稱臣棄市也。况淮南王爲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原注。免皆在釘之從祖。尊卑既別。名位亦殊。其稱臣何罪。

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

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爾。原注。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太尉對王丞相曰。公

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

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王官仍復

稱臣。原注。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而屬吏則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止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爲先臣。則亦可稱母爲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爲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是稱其臣爲父也。〔原注〕史記文帝又問則曰父

書以人主擬於稱父。乃添一字曰父老知之乎。失之矣。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稱其臣之母爲母也。

人臣稱人君〔楊氏曰〕前有人臣稱君一條宜并入。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鵠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

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原注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

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

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

營招撫使以鄆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

朝是也原注三國志孫皓傳注都督爲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

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原注時琨爲并州刺史胡三省通

朝潘王曰潘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晏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爲疑蓋徒見唐盧粲駁武承訓

造陵之奏以爲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原注舊唐書德馨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

天子冢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

書明章二帝紀言刺東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

馬陵原注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時謂之下曹公祭橋玄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

馬陵歲遠訛爲蝦蟇陵也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

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爲宮。冢名爲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爲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原注〕杜氏

通典有羣官鹵簿。南史顏延之傳。嘗乘羸牛車。蓬子竣。鹵簿。王僧孺幼隨其母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今人以皇族稱爲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卽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讒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巒有人倫。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譔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主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爲東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兄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顏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誅云。奄忽登遐。以爲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原注〕其祖之繼室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爲嫌也。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尙居諒闇。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語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遘疾彌留，歎焉大漸。隋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慕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宗爲其兄元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原注〕史記但云

坐者皆起再拜。馮煖傳言：撥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

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沈氏曰〕元史刑法志禁令篇云：詔民間祖

宗神主稱皇字者禁之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為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原注案續漢書

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則已覺其謬矣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雷氏曰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羲和國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重即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黎乃蚩尤九黎之族以世職而為地官者或謂黎即吳回大謬回乃顓頊帝之曾孫安有帝之初立即命其曾孫之職蓋高陽以前唯內黎蚩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仍遷其善者于鄆屠使為緡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蓋蚩尤之名為黎君也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遷其善者使為北正故曰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自後掌其職者皆襲其號高辛之初二官失職帝以老童二子代之故山海經曰老童生重及黎重即重氏黎即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于重後與回分掌之及共工作亂帝命重氏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而以其弟吳回為之後由是重氏之職又并于黎而黎之德獨光融于天下焉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回之兄止謂之重無所對而以其兼并二職言之則回與其兄皆可謂之重黎也國語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典之此重黎即謂吳回其後即羲和是也羲和本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總理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即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撥之于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啓閉掌于四官而統于歷正故堯堯以後天事掌于一家就其屬而分言之則堯仲翳叔和仲和叔各有分

司就其長而統言之。則或謂之羲和。或謂之重黎。止是一官之稱也。呂氏春秋謂舜使重黎舉后夔典樂。是又卽羲和重黎之證。夏后中康之世。羲和尸位。允侯征之。以昆吾氏代其職。蓋昆吾者亦祝融吳回之孫。帝之命代猶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典之義。故國語曰。至于夏商重黎世。彼天官史記天官書昔之言。天術者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敘其職也。馬融書注。分羲和爲二氏。後出孔傳用法。言近羲和之說。謂重卽羲黎卽和。亦由于此。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原注孔安國傳賢成子巫氏。史記股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與巫咸任職咸當爲賢字。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之誤。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竝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按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

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原注周禮祭人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元注此九巫皆當讀為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

巫咸詔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精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原注索隱曰孔

安國尚書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辭亦以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巫咸主神蓋太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然

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原注封禪書荆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

也之類而又或以巫咸為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為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原注

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

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原注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

亦以為鄭也鄭人字形相混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

上下也原注採藥往來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

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原注羣巫上下此山採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

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為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維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六年般侯微原注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原注。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山海經中。原注。一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原注。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原注。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除王妻。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眞誥載。有一人且且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原注。王逸章句。始以湘君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梁氏曰。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檀弓何以有三妃。歷攷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凡所稱引。皆作二妃。周禮天官日錄。九嬪疏。史五帝紀。集解之類。並引

禮記作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譌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不可信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

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

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

曰二女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

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湖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慮妃也此之爲靈與

天地竝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

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沈氏曰昭二十九年傳本禮五獄比三公四瀆比諸

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

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

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卽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

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

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金星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

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

以為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嫦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原注：高誘注：天

神青霄玉女。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原注：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書

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原注：漢書音義：伏羲氏之女。溺雒水為神。靈山啟母。天問之雜

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啟母之妹。原注：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

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原注：楊炯少姨廟碑曰：蔣并州妬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之詩。

原注：見下。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原注：歐陽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原注：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

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原注：郊祀歌媼神。善鰲張

晏曰：媼者老母之稱。坤為母。故稱媼。於是山川之主。必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

原注：唐書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厯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

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澑。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失葬鹵。吾聞

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原注：即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

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聳聳。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

綿。

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媪。當時大厯十才子。爭遣李譔鑿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塏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塏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原注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眞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譏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毋班嘗至山秦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壻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原注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晉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

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梁氏曰〕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時宣王尙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

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遺遠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誣哉。共伯不以有天下爲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其伯得乎共首。【原注】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山。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原注】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薨。五十年。崩於薨。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卽今衛輝府輝縣。【原注】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證也。非共國之共也。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簞。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原注】容齋三筆。以爲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

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原注盜跖篇東方朔七諫兩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

問亦辨以爲誣

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返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原注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檜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

疾。予嘗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

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

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

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

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

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原注〕同短。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正。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

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

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原注〕子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卽有此潮。豈必見子觀左氏史遷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爲誰潮邪。子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原注〕舌

月上祀被禩。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爲三月之三。妄矣。屬舉。夫火神物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

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

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

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甯寺。首長明鏡。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

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已哉。〔原注〕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

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暹年九十餘。以火

治病多愈。暹死人爲葬之。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冢門。今號其處爲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

日知錄集釋 八 介子推

八十三

南小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與司燧事。原注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甍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滂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旣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梁氏曰。趙注本說苑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之屍于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言崩。遇于莒郊。弓迎柩于路。說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故注約古今注曰。都城也。似當依齊城解。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旣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旣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原注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

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鳴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頌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郟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以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名原注風俗通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變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

考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原注祖君彥爲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諡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

嚴姓本當作莊。今考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原注里子傳。莊烏、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熊、莊參、莊躄、莊芷。原注淮南

傳。王安而獨有嚴君疾。原注樛里子傳。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正。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原注胡

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

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

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叙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

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略

有莊春言琴。原注王莽傳有。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愨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愨奇下言嚴助。史駿文。原注嚴助傳作嚴愨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為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

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

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

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原注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氏曰。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梁氏曰。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其義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由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梁書何允二兄。求點竝棲遯。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原注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度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嬪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襲寬。竝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塞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竝稱。原注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原注左傳但言獲杞梁不言獲華周楊氏曰說苑亦子政所誤則云兩人皆死。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閔天。秦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

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原注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豈虎振周王。罔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抗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考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樂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錢氏曰左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石正在晉文公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

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劉氏曰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屬陳老子時地尙未爲楚有〕而〔梁氏曰老子之子宗爲魏將老子卒於敬王初年〕其子仕魏最少亦百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

卷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胷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卽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量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論末云近代鄭端簡作名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末載虞部郎中王國用一疏其一得太史公之法者歟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

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迤。如劉屈氂爲澎侯。而稱彭城侯。王章爲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章元成嗣父爲侯也。而曰四丞相封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八月任千秋別將進。乃此移奉世擊羌之月爲千秋。反遺卻奉世主帥。斯皆誤之大者。其餘年月官職駁戾頗多。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訖太初。而高祖功臣表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蓋太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爲限斷。故不數之。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同。表中太初元年。蓋後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後四字。亦衍文。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末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澗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澗。錢氏曰琅槐屬千乘。廣饒屬齊郡。又臨胸下。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常在齊。去東海遠矣。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許矣。史於世表作太公尙。於世家作呂尙。以望爲號。未免乖戾。又曰太公組紺。安得豫知呂尙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太公任。釋文引晉李頤云。太公大夫稱則。或以呂尙爲太師三公。故歟。此是妄爲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爲之解。本無其事。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楊氏曰：說文田字解。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常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遣樂間書。恐卽樂毅事。梁氏曰：史策書辭既殊。而策復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並混爲一。而傳者誤以爲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

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黜

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遺樂間書。與遺樂毅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

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爲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大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卽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

在前者皆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竝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竝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

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

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竝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原注史記田叔

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考之文古人著書有疑則闕之以待考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

得稱諡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而並改年表也當云今王襄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

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

可互見非乖舛也。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卽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卽曰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

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

安白亭東爲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

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原注後周書蠕蠕並作茹茹。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窟鱗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灑疆新汲西華。

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關。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首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竝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山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縑縑

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原注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之爲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稱昆弟子。當時大臣后族犯法者衆。周能以法繩之。故武帝嘉其盡力無私。非謂周所逐捕者。卽衛

皇后桑大夫也。孫氏曰所云逐捕者。自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爲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譌。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

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

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
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二淮兩字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叙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審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進卽贊字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庖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祭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原注按漢書祭而不殊當作也從米殺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殲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善讀者做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原注曰如古附庸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足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子被劫而云有錢亦不然孫氏曰橋公於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藥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恆有公爲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貪黷稱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孫氏曰按黨錮傳於八及而下文張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則以張儉爲八俊劉表爲八顧蓋此但指目儉之同鄉有八俊八顧八及表傳號爲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者不同耳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卽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緝殺滕允。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

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予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羽下添一瀨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畔，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梁氏曰：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誠哉斯語。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旣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曄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原注：姚思廉、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沈氏曰：沈氏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宏覽博物者不能爲。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徧。自東京以後，典冊旣闕，人趨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謬特多。夫無志不得爲完史，有志而不淹貫不得爲良史矣。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並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楊氏曰思廉百藥德棻皆唐人而于志齊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汝成案漢書云云已見前元本此題下僅一條別書是條於上疑先生刪去潘氏誤入云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馬貴與文獻通攷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續漢郡國志侯城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敎文格論合二條爲一末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鄆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自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楊氏曰五代時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敎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

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

原注本紀建初八年詔同

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原注

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

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

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殿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爲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章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暎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

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

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暎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

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

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暎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

北征北史李弼傳諡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薛崇簡等元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竝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册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爲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爲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卽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考一篇之中帝賊互見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傳宰上之木拱矣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則墓亦可稱爲宰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錢氏曰予作考異與此暗合今已刪之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顛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平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楊氏曰以宏為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興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皆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即謂廣陵僑立之肥如縣非遼西之肥如縣也志以孝武大明八年為正其時肥如已不載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沈氏曰周敕甯云宋書列傳六卷末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廢今帝稱帝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張暢傳十九卷又有張暢傳傳中稱廟號魏稱廢傳末有史臣論則六卷暢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削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漠北。以漢強為諱。故改云代彊。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譽。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楊氏曰。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直書者。援班彪之例。錢氏曰。按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撰。而續成之。梁書諸論。述其父說。必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仿孟堅漢書稱司徒掾班彪之例。其但稱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傳二十七。論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是傳刻之誤。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邱山。何點傳。則為獸邱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漂渚之誤。錢氏曰。漂渚是用韓信漂母事。子山由金陵赴楚。漂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為漂也。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雎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菱夫。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

女子瀨水之上。原注舌深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爲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尙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孫氏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憲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真誥稱其官爲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

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閔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

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鵠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鵠爲是韓盧神儻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祟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床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遭祟一以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蕭猷作淵猷傳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

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秦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贖。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旣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鄩。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册府元龜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修上並賜緡綵銀器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錢氏曰舊唐書修於石晉時初命宰相趙瑩監修瑩罷朝代遷流以宰相劉昫代之若後唐時監修國史乃宰相盧銜亭林誤切爲一事蓋未考五代會要也 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元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子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楊氏曰歐公者以別有禮志故也之所以如此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於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爲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爲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與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况訓乃走人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侯鯖錄曰方等者卽用備義楊氏曰一作蕭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爲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原注后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縉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原注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見章舉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

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文之繁省。皆有所不常。當云詔徒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鏘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有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氏糾繆。已有之。

舊唐書鄭縈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縈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縈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孔吳氏糾繆所已及者不更論。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奔辟佛疏。及柳瓊家訓。多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墜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尙未有此州。尤

爲無據。

沈氏曰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

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昂爲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至以金鹵爲金敵。

原注陳康伯王大寶傳

惟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脩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五代

史不爲韓通立傳楊氏曰韓通傳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進三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譏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

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願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傳，似本其家誌。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錢氏曰：貞祐南遷以後，事迹多取元劉兩家。章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首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爲文繁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史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爲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原注：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原注：完顏婁室傳。史從哀宗爲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

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爲善。

錢氏曰：宋史述與交兵事，亦止稱大元，未嘗內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

承麟卽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爲末帝。原注：百撒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

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多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尙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郕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已批繆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續平西域諸國則紀傳皆有之劉郁西使記祖之勳蹟洵奇偉矣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其後撒迪請備錄皇上固讓大凡往來奏答與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續爲蒙古脫卜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則太祖之勳蹟以至章閣無書而不傳矣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壻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

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錯。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陸上都路望雲縣爲雲州。松山縣爲松州。是三

年尙未陞州。預書爲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

後仍爲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槩唐一代且改州爲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爲

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於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

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軍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爲棗陽軍

則與隨州各爲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信軍又爲棗陽軍此兩軍者一爲虛銜一爲實土而混而一之

既已不分皂白且棗陽與隨各自爲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則舛益甚矣。

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爲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護國軍金復爲河

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

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又曰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

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繁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爲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後唐改爲單州宋升團練

州是誤。何團練爲州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志又云濟甯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按元

之濟甯路治鉅野縣在唐則爲郛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雖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麟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

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爲濟州又爲濟陽郡仍改濟州周潁濟水立濟州宋

因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卽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

隸郛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於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溷而爲一。周潁濟水立濟

州二句當書於濟甯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

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何爲濟北郡耶。郛州之郛陽縣志云舊爲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

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爲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郛州倚郭爲郛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

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郛州爲敦州改郛縣爲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

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卽廢而元史臣乃以爲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爲郛陽真可笑也。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除見本紀。亦非體。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攢廊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維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爲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錢氏曰。蒙古滅金之時。亦未有國號。大元之名。建於世祖之世。則金亡久矣。金史紀傳皆追稱大元。此明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爲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爲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漢賜夏侯嬰北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潛王元年。爲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閏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

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為潛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

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錢氏曰寶應王懋竑謂孟子書所言齊王嘗

人之才故孟子許其足用為善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喪邦之辱後人校孟子書者疑孟子

不當仕潛王時添入宣王謚而尚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記所書得其實趙氏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

王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為潛王遂致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

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命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

得王者則以潛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殺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怨而得王在位二十

九年想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為潛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

昭王築宮事郭隗章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

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為燕所破者潛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不久

即魯潛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燕所破計其年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略相符則國策之文原與孟

子相合而顯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年更屬武斷總由未嘗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報

怨之語耳雷氏曰此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

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也康公

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敗魏于馬陵時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為元年後元之十五年

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為齊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時周赧王
之元年也國策燕王噲既立一篇齊宣王一則曰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又
曰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魏史其人與孟子同時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驗何致反誤戰國策雖短長書
詞多踏駁然紀事之言不必皆謬如王噲既立一篇亦經之佳證已自太史公作史記于魏增哀王一代
此因竹書未出襄哀字訛不知惠王有改元之事猶可說也至齊威王移易其即位之年于齊人
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得王十年田齊世家又缺而不錄反取孟子勸伐之說載于燕世家
此實大謬唐初竹書雖傳而晉書束皙傳誣之于前太平御覽寰宇記誣之于後于是紀年一書儒者不
悉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即位移下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鑑綱目雖
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即位移下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鑑綱目雖

從溫公而孟子序說仍祖史記甚以荀子北足敗燕句疑似之詞疑孟子與之不合他若呂東萊大事記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黃氏震日鈔謂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潛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亂國朝閻百詩四書釋地又將子之事移上十年謂當周顯王之四十五年鶴短鳧長說之不同如此蓋自史遷移齊年于前溫公移齊年于後迄今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斷即巧作調人未有定論予弱齡讀孟子即疑此事辛酉後考訂紀年閱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卽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考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楊氏曰宣紀本云幸雍荀氏紀則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卽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尙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原注在今汜水縣河清縣

柏崖倉原注在今孟津縣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

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原注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倉

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

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輸原注疑當作踰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

昇以漕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

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談氏曰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

粗不雜繼左氏而與者誰復與京哉然亦間有七病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詔獄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

二年為秦始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

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

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造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

蝗飢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

始元年王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士

帛意追斬憲封帛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于馬成破憲帛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

糜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
 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家中枯骨無所謂矣所謂復如晉安帝
 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處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為后遂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景平元
 年熾盤后密與虎臺謀殺熾盤事露皆見殺而通鑑于義熙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
 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而通鑑一載之于七月又載之于十二月
 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而通鑑于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為太子賓
 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于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所謂案者如周赧王十七年納吳娃是為赧王之
 弟勝為平原君通鑑於此即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吳娃是為赧王之
 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間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于惠文王則惠文王是時亦不過十二
 三歲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然則平原君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便
 三寸舌為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
 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傅何得先以帝者師萬戶侯自居且通鑑極駁於歷日日月
 稍有不合并非其所載之事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如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揚州刺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充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
 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禊宴于樂遊苑庚申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
 甲侯韶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有
 丙戌與庚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既在甲申則月內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有
 庚辰則次日即為辛巳何反書于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
 秋攻枹罕涼州將張俊欲棄大城寧戎校尉張璠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
 據向左右南孝武大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張璠帥眾三萬軍于洪池張璠常據掌據若
 為三人今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于永
 和中已從載記于太和又從十六國春秋于太元中復不知何所本而作掌據夫張也常也掌也姓則
 岐而為三璠也據也名且析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年建武將軍庾
 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
 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
 明帝泰始六年書以王子智隨為武陵王其後幼穉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容穉
 年慕容容穉遺庶弟幼穉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穉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容穉

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粹。是合二人爲一人。北齊幼主高恆禪位于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守。爲宋胡身之不考。北齊書妄爲注曰。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誤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杜賦外貢獻。七請勿造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直言。十請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且可要棄不取。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爲牙。部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懼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爲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此詞臣。之筆誤。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爲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刪削。是因。乘筆者之微疵。遂沒薦賢者之大度。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壑而死。文帝爲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詞。而通鑑乃云。冲與榮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爲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爲之諱。軌後侍內宴。持帝鬚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遭捶撻。及天元即位。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持鬚事。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持鬚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爲句。以宇文孝。伯因言。持鬚事爲句。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于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譖賢之謗矣。唐人皮日休新舊唐書皆不爲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一請。以韓愈配聖太學。謂其蹴揚墨踐釋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于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僞官汙朝臣。如裴渥。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顯職。亦僞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况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爲信然矣。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原注〕册府元龜

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汝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入秦係與亡大計。通鑑屬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漏也。

